

陈彧君

策展人：崔灿灿

开幕：2019.3.9 4pm

展期：2019.3.9 - 4.28

地点：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空间&第二空间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 2019 年 3 月 9 日在北京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，同步呈现艺术家陈彧君大型同名个展“陈彧君”。作为陈彧君近十年最重要的个展，此次展览由崔灿灿策划，全面呈现了艺术家包括绘画、木刻、拼接、装置等在内的诸多叠加的经验和媒介的实践。

展览第一空间以人文和社会性的叙述视角，进行空间的再造和交错，展出了陈彧君自 2008 年以来不同线索和阶段的创作。第二空间则以宗教和自然主义的视角，展现了陈彧君工作中的另一个纬度，将观众的视野由第一展厅中的内部空间引向外部空间，引向不可及的自然和包围我们的万物。

前言

海报上的人，只有几个影子，契合了陈彧君创作中最为直白的感受：在众多作品之间，艺术家有着多条并行的线索，时而是一个孤立的人和架上绘画、空间装置、多种媒介之间的交叉；时而是几个自我剪影拼成的家庭，在故乡的木兰溪、马来西亚的侨居者、杭州的生活、上海的工作室中螺旋迁移。

与同代艺术家相比，陈彧君的作品信息繁杂，风格多变，而又类型广泛。与其说是画家，不如说他更像是创作自由的实现者。从 2008 年开始，陈彧君由绘画延展，使用绘本、木板、报纸、器物、装置等诸多手法，其间经验叠加经验，语言试验语言。他的能力也十分多样，各种媒介和技法都了熟于心。他需要时刻面对新的可能，弥合各种语言之间的裂缝，穿越千里万里的障碍和隔阂，挑战如影随形。

在陈彧君的作品里，有着浓烈的异域口音和神秘色彩。伊斯兰风情和南洋的房子，欧式风格的室内和某处树林，夜晚的一瞥和角落里的鞋子，诸多的情景和符号之间，有着别样的融合和牵连，又存在着另一种千里万里的距离。无疑，陈彧君的成长环境，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无限想象的文本起源。由于早期南洋移民的原因，莆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，最初对于异域南洋的想象便由此而来。之后，陈彧君去往杭州，又搬往上海，地域的变迁使其涉猎的题材和主题更为广阔。时而出现的记忆场景，混杂着各种全新的口音，某个瞬间，柏林郊区的亚洲文化，纽约布鲁克林的涂鸦，或是洛杉矶的某个移民文化的博物馆，在陈彧君的作品里含混不清，却又微妙的连接。

交错的空间

第一空间以人文和社会性的叙述视角，进行空间的再造和交错，展出了陈彧君自 2008 年以来不同线索和阶段的创作。一个临时建筑形成展场的中心，环绕四周的作品，指向不同的创作方向和出口。像一颗巨大的藤蔓树，延伸出朝着各异的生长的根脉。在这个中心视野下，一切实验方向和推进逐渐清晰。或者说，在展览中所搭建的环形结构，形成了关于艺术家创作历程的隐喻：一个既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，充满各种变体和呼应关系的发散式历程。

在环形结构的四周，分布着大小各异的多个空间。《亚洲欢迎您》成为这个空间中最初的萌芽，浓郁的异域风情和混合的视觉经验，将观众引入一个含混不清的地带，也暗示着陈彧君最早的风格雏形。直到《亚洲地境》的反复出现，主体逐渐清晰，空间成为陈彧君之后实践中最重要的视觉观念。

展厅侧墙上的一组棕色系列，是陈彧君近几年空间实践的轴线。和亚洲系列相比，它去除了繁杂的叙事，只留下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元素。艺术家在一双鞋子，一株绿植中倾注了更多精力，有些时候画面简单到只是用起稿的棕色，有时只是创造空间结构自身。于是，空间获得了更多的自我生长的余地，成为画面的唯一内容。棕色系列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语法和通道，从空间到建筑，从组合、连接到它们之间构成的全新现实。

破碎的结构，重叠的图像，木门组成的倒立锥形。这种叙事感受，在陈彧君的许多作品中时隐时现，剧场感成为其创作中的另外一条线索。《被延续的情景》重返了那些复杂的场景，水彩、木刻、拼接，多种手法彼此叠加。它和手稿系列一起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家另外一条线索，不断的尝试和大量的媒介实验。各种材质的小幅作品遍布展厅各处，它连接着不同系列，也为彼此提供进一步推进的能量。《家族政治》中的图形结构，暗示了这些环形的空间依赖关系，彼此权衡的工作。从 2008 年开始，陈彧君将不同的线索并置推进，用最简单、自然的状态，去实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他用尽各种手法，冥思苦想，通过高密度的实践，试图为绘画寻找不同的出口，通向日常的，实验的，严肃的设定或是粗糙的破坏。

第一展厅结束于一张 2016 年拍摄的照片，照片中只有一个并不完整的局部，一条白色的裤子和一双白色的皮鞋。在它脚下，是象征着家庭温暖的地毯。我们并不得知照片中的人物，有着什么样的口音和身份。亦如白色本身，可以是一切，也可以一无所有。

万物有灵

第二空间以宗教和自然主义的视角，为我们展现了陈彧君工作中的另一个纬度。它将观众的视野由第一展厅中的内部空间引向外部空间，由以人为中心的叙述视角，引向不可及的自然，引向包围我们的万物。在这个万物之中，自然和文化并不存在界限，世界不再是主客体的严格区分，石头、树木、动物、阳光有着自足的生命，近乎于主体。

从 2008 年开始，陈彧君陆续回到故乡创作，那里有着与现代城市截然不同的生存秩序。无论是木兰溪的流淌，还是早晨泛着浓雾的密林，一种巨大的力量将个体包围，仿佛置身于充满神秘变化的世界。这个特殊的经验，在陈彧君的新作中显现出异样的光芒。呈梯形上升的四联画牵引了空间的走向，一颗巨大的树木，有着斑驳而又闪烁着灵光的表面。树干穿破画框的边界，一些莫名形态的事物高挂枝头，雷雨中的闪电恍惚而过。《错屋》交代了另一种情景，树杈上的房屋像是原始部落的生活，几根线条勾勒出一个类似于帐篷式的结构。移动，和自然的情感，成了这一系列的所关照的主旨。

一件尺寸巨大的纸本作品，占据了展厅的中心位置。它持续了六年的时间，由几十张完成于不同时期的单幅作品拼接而成。最初，艺术家只是描绘了密林中的某一个角落，树干努力的向着阳光生长。在更长的时间里，纸张不断增加、外延，密林一望无垠，努力的在陈彧君笔下生长。直到展览的开始，它才画上一个暂时的句号。与陈彧君过去的空间探讨不同，这件体量磅礴，耗时许久的作品，将我们带回艺术家所描述的某个情形，一个人在树林中，被自然所包围，仿佛树林中有无数双眼睛看着你。在这片密林里，石头剥落，雨水冲击，树木坠落，亦如万物生灵的轮回。

石头在陈彧君作品里反复出现，在不同的系列中，有着相异的状态。《摇摆的信仰》将石头作为最初元素，不断的拼接，日常生活中各种遗弃的报纸和材料打磨着石头的边缘和棱角，成为画面中抽象意味的一部分。时间上的积累，磨平了石头与生活琐碎之间的边界，它们有着相同的命运，独一无二的现实象征。木头，成了陈彧君创作系统中一个特殊的、惯常的符号，它遍布在第二空间的各处。沉在水底几百年的阴沉木和龙眼树干一样，有着自然给予其特殊的面孔和信仰，每一处纹理都是时间和空间交错的痕迹。原始的、自然的物象，将第二空间的氛围指向一个另一种文明，它拒绝一神论，途径多神论，重返万物有灵，世界之初。一切宗教信仰皆源于此，那些最初将生命、灵魂或精神赋予无生命的物体。

在第二空间和第一空间中，有着相同的一扇门，它孤立的站在展厅中间。打开它，便来到一个我们从未了解的一个世界。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面镜子，这面镜子上满是信息拼接而成的马赛克，它不断的接受全新的信息，亦如陈彧君从莆田去往杭州、上海等地，许多陌生的城市显映其上；它又久经打磨，绘画、纸本、模型、装置，亦如石头、雨水、树林、光线之间彼此迎接和穿越。两个空间像是天平的两端，不断生产彼此的重量，也不断的生产空间。这个空间所承载的则是陈彧君近十年的创作所指向的核心：整个世界的存在，便是空间的生产与想象。

文 / 崔灿灿

关于艺术家

陈彧君，1976 年出生于福建莆田，1999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综合艺术系并留校任教，现生活工作于上海。

陈彧君多次在国内外美术馆和机构举办展览，近年个展包括“来自金顶的反光”（仁庐，上海，2018）；“木兰溪一厝”（佩塔提科瓦美术馆，佩塔提科瓦，以色列，2017）；“白色—陈彧凡+陈彧君”（当代唐人艺术中心，香港，2016）；“陈彧凡 / 陈彧君个人项目：木兰溪|浮土”，（9 平米美术馆，上海，2015）等。群展包括“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 2014”（北京民生美术馆，北京，2015）；“图像的重构”（卡塞雷斯博物馆，卡塞雷斯，意大利，2015）；“目光所及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新绘画”（泰勒基金会，巴黎，2015）；“纵横阡陌 - 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作品馆藏展”（龙美术馆，上海，2014）；“未曾呈现的声音”（威尼斯军械库，威尼斯，2013）；“不合作方式 2”（格罗宁根美术馆，格罗宁根，荷兰，2013）等。

陈彧君的作品被国内外诸多机构收藏，包括香港 M+美术馆，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，余德耀美术馆，澳大利亚白兔美术馆，韩国阿拉里奥美术馆，龙美术馆，何香凝美术馆，法国 DSL 基金会等。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
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2 号 798 艺术区 D06&B01, 100015
周二至周日, 11am – 6:30pm

info@tangcontemporary.com | +86 59789610
微信: tang_contemporary / IG: tangcontemporaryart
www.tangcontemporary.com

如有采访事宜，请预先联络以便安排。